

易读

2013年第3期

本期关注
瘟疫与文明

 东莞图书馆
DONGGUAN LIBRARY



卷首语

冯玲

非典十年，各种纪念，编辑部讨论确定“瘟疫与文明”这个选题，为铭记，为警醒。

时间会带走所有。谁会记得广州的黑色1894年，有十万人死于鼠疫？谁会记得，1910年鼠疫下的危城哈尔滨和拯救它的英雄伍连德？如果不是H7N9新疫情敲响的警钟，如果不去翻那场离我们最近的大规模瘟疫记忆，如果忽略非典后遗症的报道和影像，我们可能意识不到，瘟疫从来就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过。而在无数次惨烈的搏斗中，人类之所以会战胜瘟疫，就在于对灾难最初的恐惧过后共同建立的理性，不仅是对公共卫生防疫体制的健全和完善，还有对原有生活方式和生活秩序的思考与改变。

危机教会我们如何生活——据非典时期的一次调查结果，有63.4%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典的流行与中国人在饮食、卫生等方面的不良习惯有关，有67%的被访问者回答在非典期间的主要娱乐休闲方式之一是看电视听音乐等，其他方式分别是读书看报(45%)、体育锻炼(26%)、户外活动(20%)与上网(16%)，特殊时期的一场新生活运动悄然兴起。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勤洗手、戴口罩、看碟、读书、听音乐。从今天起，关心消毒液和中药，我有一间屋子，空气流通，阳光很好……”卓越网这段改自海子名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宣传语，勾勒出非典时期的阅读生活。

这一切都该铭记。病毒时刻都在，瘟疫固然可怖，却是了解文明的一面镜子，藉由它，我们知道，哪些地方进步了，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正如作家冯唐在《非典时期读〈鼠疫〉》中引用上医学院时一个内科老教授的话说，“做人要学会敬畏，有所必为有所不为，做事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为，今天发生的过去也曾发生过，将来还要面临，日光底下并无新事。

目录

■ 卷首语

■ 本期关注

瘟疫，文明的影子 / 程杰 杨海龙 / 4

向死而生：文学大师笔下的瘟疫 / 黄岳年 / 10

阳光下的阴影：人的卑微与崇高 / 安武林 / 14

■ 书目推荐

瘟疫与文明之书小辑 / 东图 / 17

■ 阅读前沿

新书扫描 / 李正祥 张宽路 / 24

■ 读书案例

大朗有个“朗读会” / 梁丹婷 王甜 / 30

■ 读者来稿

向时间之矢复仇 / 李玮炜 / 33

你的故事里有我熟悉的身影 / 戴良红 / 35

从历史的纵深把握实践美学 / 吴勇 / 37



瘟疫，文明的影子

程杰 杨海龙

这是最复杂和最简单的生命体共同组成的世界。这边厢，正当航天员王亚平忙于开设外太空课堂、好奇号在火星寻找生命迹象之际，3D技术竟然打印出一模一样的塑料心脏！那边厢，H7N9禽流感还没消停，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和刚果黄热病又来势汹汹，据说比非典还难对付……在人类对外太空生命充满“好奇”的时候，古老的病毒还不时露出狰狞的面目。

相对于生命的古老，七千年的人类文明，不过是历史的一瞬。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瘟疫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对史前时期人与动物遗骸的研究显示，细菌和病毒早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或许，这些微生物才是地球的真正主人，深谙与各种生命体的相处之道，因应自如；人类不过是晚到的客人，不经世事，莽撞而自负。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所有的史书都是片面和可笑的：它从未真正揭示过幕后主宰的真实模样，却总是对傀儡们的功过得失品头论足。

统治世界的力量

大自然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它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叫做“平衡”，它决不愿任何一种生物强大到无所忌惮。

在人类获得了地球上最高级的智慧之后，他们追逐文明的脚步就越走越快。大自然也开始转动它硕大的齿轮，碾碎祖先们所有的狂想。

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以游猎为生的部落之间基本没有交集，传染病或流行病也无从谈起。大约在1万年前，人类进入农耕文明。这一时期，人们学会了驯化动物。尽管新的文明较游猎的风餐露宿更加安逸，人畜混居却给细菌和病毒以可趁之机：在不同物种之间传播、基因重组与突变，使其终成致命杀手。美国社会史专

家W·McNeill的研究发现，侵袭人类的多种疾病都有动物发源的痕迹，人与狗共患65种疾病，与牛共患50种，与羊、猪、马和家禽的共患疾病分别为46种、42种、35种、26种。许多传染病大爆发如黑死病、狂犬病、禽流感、炭疽等，无不与动物相关。而大名鼎鼎的HIV，也是来自非洲猩猩送给人类的“大礼”。

有着亿万年历史的病毒和细菌是冷酷的，它们从不理会人类的苦难，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发挥到极致。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欧洲人在十几个世纪里不断遭受蛮族入侵和内部混战，天花、鼠疫、麻疹、伤寒等瘟疫多次袭击他们，一遍一遍过滤掉不适合与病菌共存的人群，只留下最具免疫力的幸存者。十五世纪之前，美洲的土著印地安人没有发达的农耕文明，很少驯养动物，对病菌的抵抗力极弱。欧洲殖民美洲的过程中，被屠杀的土著并不多，他们带去的传染病才是真正凶手。在这些微生物的轮番扫荡下，约九成印第安人魂归天国！今天，我们都只记得欧洲殖民者的血腥和残暴，却不知道背后隐藏着更为残酷的生存法则。

人类文明发展必然带来人群的流动，战争、通商、传教是最常见的流动形式。每一次异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无论胜负结果，最后大都成为病原微生物的狂欢和胜利，“军团菌”这个保留着战争痕迹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蒙古人征服欧洲，“顺便”把黑死病带给了他们；欧洲人征服美洲，“顺便”把天花带了过去；美洲人被征服，“顺便”把梅毒还给他们。最终谁也没能统治世界，但这些微生物做到了。

由于科学不发达，史书无法准确区分疾病，瘟疫成为历史上所有传染病的总称。战争和大灾之后，一般都有大疫。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魏文帝曹丕回忆说：“昔年疾疫，亲故多受其灾”。“疫疠多起，士人雕落”。“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阖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吊道殍文》记载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殓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于田野，由是



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

从1817年至1923年的百余年间，共发生6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1992年10月，由O139霍乱弧菌引起的新型霍乱席卷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至1993年4月已报告十万余病人，这是第8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

自20世纪以来，已有5次世界性流感大流行的记载，其中以1918年的那次最为严重，全世界死亡人数达2100万之多。

瘟疫和文明，谁成全了谁？

有了痛苦，便有了医学；有了对痛苦的反思，便有了哲学；有了对痛苦的解释，便有了宗教；痛苦太久就成了美，于是又有了艺术。科技不发达的时代，瘟疫带来的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深的痛苦，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在品味久远的文学艺术时体会到当时的情形。

黑死病，欧洲人的集体噩梦，肆虐几十年，杀死几乎一半欧洲人，给那片大陆的人民带来了绵延数百年的社会心理伤痛。圣塞巴斯蒂安和圣罗什作为保护人们免受鼠疫侵害的新老两代圣徒而被供奉。至今仍然可以在维也纳城看到的，由埃拉赫设计的瘟疫纪念柱，以及诸多为还愿而建造的教堂和祭坛，如威尼斯圣母教堂等，是对数百年前那段历史的黑色记忆。

赎罪和死亡、放纵和享乐成为这一时期的艺术主题。文艺复兴的旗帜性巨著——《十日谈》，讲述了1348年黑死病流行时的男女在乡村一所别墅里避难终日游玩欢宴的故事。绘画的主题也从宗教场景逐渐让位于对瘟疫的刻画，许多著名画作都有关于黑死病的描绘，关于死神的描绘——如帕多瓦埃斯特大教堂内的那副《圣·泰克尔为遭受鼠疫的埃斯特城向上帝祈求》以及1561年勃鲁盖尔的著名木板油画《死神的胜利》。

瘟疫不但成为人类文化的主题，也成为历史进程的推手。在黑死病最猖獗的时代，人们发出疑问：上帝为什么愤怒？为什么好人与坏人会同归于尽？为什么教士也无法幸免？如果成年人因

为犯罪而被上帝惩罚，无辜的孩子有何罪过？教会苍白无力的解释无法自圆其说，黑死病使人们对教会体制产生怀疑，教会的绝对权威开始动摇。既然上帝对人间苦难保持沉默，人们需要找到新的教义来对这些苦难作出解释。于是，种种关于病因的解释在黑死病过后的欧洲不断上演，这些异端的出现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成为一百多年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先声。

黑死病肆虐下的欧洲，大片土地失去主人，劳动力价格大幅度提高，财富重新分配，新的生产关系产生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黑死病不分等级地卷走贫民和贵族，身份、等级与门第失去了意义，促成了欧洲的平等观念形成。人文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开始复苏，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孕育萌芽。黑死病埋葬了黑暗的中世纪，带给欧洲大陆此后几百年的繁荣，而这份来自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至今仍然被全世界所享用。

瘟疫和文明，谁成全了谁？

人类的反戈一击

当人类学会了管理和帮助土壤的自然生产力的时候，农业就诞生了；当他学会管理和帮助生物体的自然康复能力时，医学就诞生了；当人类意识到每个个体的健康都会受到群体的影响，并学会采取统一的强制措施时，公共卫生就诞生了。

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了秦朝关于防治传染病的法律，有了强制报告、确立标准、谨慎诊断的概念，还设立“疢迁所”并采取强制措施隔离麻风病人。1377年，黑死病笼罩下的拉古萨城议会下令，所有来自黑死病疫区的旅行者都必须在梅尔卡纳岛上呆够1个月才能进城；威尼斯则把国外旅行者隔离在圣拉扎罗岛上30天至40天。于是，诞生了检疫隔离（quarantine）的概念并沿用至今。

1895年罗纳德·罗斯发现了间歇热和沼泽之间的关系，蚊子传播疟疾的概念被用以预防疟疾。拿破仑的军队除了作战勇猛，还有军医帮助种牛痘预防天花，才不至于自乱阵脚。鼠疫之后

英国开始进行第一次卫生革命，改进上下水道，重视对垃圾的处理，饮用煮沸的水，使人均寿命大大延长。琴纳发现了“牛痘”技术，为200多年后彻底消灭天花打开第一扇门。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数远超一战，促使各国开始强化公共卫生部门。当时美国政府拨出100万美元巨款用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毋庸置疑，公共卫生成为人类与微生物相处数万年后的最重要的一课。

如果说公共卫生是人类对传染病发动的阻击战，那么现代化学药物的发现和发明可以看做是人类发动的歼灭战。Fleming在1929年偶然发现了青霉素培养液的抑菌作用；1935年德国学者Domagk报道一种染料百浪多息（Prontosil）对细菌感染的小鼠具有保护作用；法国Trefouels等证明，百浪多息在体内分解为氨苯磺胺（sulfanilamide）而显示出抗菌效果，氨苯磺胺成为第一个抗细菌感染的特效药。1940年Florey和Chain在Fleming的基础上成功提炼青霉素结晶，开创了大规模生产抗生素的黄金时代，为二战期间减少伤员死亡做出巨大贡献。20世纪60年代以来，半合成抗生素走热，以 β -内酰胺类通过结构改造获得第二、第三和第四代头孢菌素最为显著。70年代以后的喹诺酮类与80年代新的大环内酯类出现，抗生素治疗进入全新时代，过去千万年来为所欲为的瘟疫得到了毁灭性打击。

1979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已经消灭了天花病，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人工消灭的病毒。人类甚至已经能轻松自如地“把玩”最致命的病菌，可以把地球上仅存的几百株天花病毒关在实验室里做研究，俄罗斯维克多实验室和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是世界仅有的2家保存着天花病毒的实验室。现在，致命病毒来袭成为好莱坞大片常见的主题，我们甚至有闲情消费瘟疫了。

没有输赢的战争

在与微生物的生存竞赛中暂时领先，使无知无畏的人们狂妄

起来。五十年前比黄金还贵重的抗生素变成了现在司空见惯的药物，人类的另一种灾难也悄然而至。在我国，医院输液室熙熙攘攘的场景犹如菜场，抗生素滥用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在抗生素的“帮助”下，细菌耐药机制开动起来，从获得性耐药变成固有耐药。不经意间，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抗万古霉素肠球菌（VRE）、耐多药肺炎链球菌（MDRSP）、多重抗药性结核杆菌（MDR-TB）、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KPC）等超级细菌不断涌现，多重耐药、泛耐药菌株让无敌的抗生素再也无能为力。尽管全球药品巨头投入巨资研发抗生素，但21世纪过去的十年再也没有新的抗生素问世。

事实上，抗生素研发已经走入绝境，因为新的抗生素往往在投入使用之前细菌就已经耐药。人类每向前推动一小步，微生物就会迈出一大步，在最简单和最复杂生命体的竞赛中，人类永远是输家。

最大限度保留和扩展自己的基因是一切生命的本能，包括最低端的生命体。微生物的生命过程只是简单的分裂、增殖，但这个过程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十年前，非典肆虐。国外媒体集体惊呼、301医院退休医生蒋彦永仗义直言、钟南山院士拍案而起——控制什么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此后十五天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紧急出台，SARS疫情开始逆转。

非典让中国人明白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明白了长官意志在自然力面前的无知与无能。非典过后，几近崩溃的卫生防疫体系得以重建。2009年四川出现内地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后，成都市政府为“避免恐慌猜忌情绪蔓延”，于次日凌晨3点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换句话说，是“现代瘟疫”SARS惊醒了我们，教会我们尊重科学、尊重生命，教会我们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向死而生：文学大师笔下的瘟疫

黄岳年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说：“生存还是死亡，是一个问题。”但在什么情形下，“生，还是死”才会成为真问题呢？只有生命在生与死之间进行抉择的时候，“生，还是死？”才会成为真正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改善了，生活质量提高了，但生存的威胁并没有远离我们。相反，由于种种原因，各类瘟疫一次次地向人类袭来，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依然是人类的大困扰。如何应对呢？答案千万种，我选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透过死亡来看待生命，我们可以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

瘟疫肆虐下的普通百姓的生死，被一些文学大师特意收入笔下，写出了或以瘟疫的流行为背景，或直接描写瘟疫的不朽作品。文字和文学，都为人类的“向死而生”做出了充分的阐释。

《十日谈》：瘟疫中十个幸存者讲述的故事

薄伽丘是较早以瘟疫为背景创作文学作品的作家。薄伽丘时代，欧洲瘟疫频仍，鼠疫、黑死病、天花、肺结核、流感、梅毒、麻风病等流行性疾病经常发生，人们生活在瘟疫带来的恐怖阴影之中。1348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大批大批的尸体运到城外。从3月到7月，病死的人达十万以上，昔日美丽繁华的佛罗伦萨城，变得尸骨满野，惨不忍睹。薄伽丘以这场瘟疫为背景，历时五年，写下

了《十日谈》。在佛罗伦萨闹瘟疫期间的一个清晨，七个美丽年轻而富有教养的小姐，在教堂遇到了三个英俊而富有热烈激情的青年男子，他们决心带着仆人，离开佛罗伦萨这座正在走向死亡的可怕城市，并相约两天后到郊外的一座小山上的别墅里去躲避瘟疫。这里环境幽静，景色宜人，十个年轻人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度过这段时光，用笑声将死神的阴影远远抛诸脑后。他们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一共讲了十天，恰好有了一百个故事，这是《十日谈》书名的由来。故事中的人物来自当时的各行各业，这些人物共同的舞台就是这场历史上最为可怕的瘟疫。

据薄伽丘讲，《十日谈》中的故事都是有理有据的。作品歌颂现世生活，赞美爱情是才智的高尚的源泉，歌颂自由爱情的可贵，也揭露了封建帝王的残暴，基督教会的罪恶，教士修女的虚伪。薄伽丘从小向往民主自由，长大后多次参加政治活动，反对封建专制，《十日谈》就是他反封建反教会的有力武器。《十日谈》写完后，薄伽丘受到教会势力的迫害和打击，愤怒的他曾经想把包括《十日谈》在内的自己作品全部烧毁，幸好他的好朋友、意大利著名的民主诗人彼特拉克苦苦相劝，《十日谈》才保留了下来。《十日谈》对十六、十七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笔下的瘟疫

加缪的《鼠疫》：如果说《十日谈》只是一部以瘟疫作为背景的文学名著的话，那么，加缪的《鼠疫》则是直接以瘟疫为主题的小说。这部由法国作家加缪194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以象征手法叙述了发生在阿尔及利亚海滨城市奥兰的一场想象的瘟疫。肆虐的鼠疫在这里既象征着德国对法国的占领，也象征着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状况。加缪因这部作品“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成为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在《鼠疫》

里，奥尔发生瘟疫，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人不知所措。政客狂妄无知，掩饰诿过，甚至想利用灾难来获取利益；原来过着萎靡不振生活的小人物，凭着黑市门路，为人们带来各种禁品，突然成了城中的风云人物；小百姓恐慌无助、自私贪婪，每天都只是过着颓废生活。瘟疫城市被重重封锁，无人能够自由进出，被困在城中的人们，朝思暮想着住在城外的亲朋好友。里厄医师挺身而出救助病人，与一些同道成了莫逆之交，但自己的妻子却远在疗养院，生死未卜。作品通过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那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拥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的真正勇者不绝望不颓丧，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伟大的自由人道主义精神。《鼠疫》表达了关于人抵抗恶的理念：在威胁人类的灾难被消除之前，不存在所谓个人的幸福；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再重要，群体的生命才有意义，个人的利益已经不具意义，群体的利益才具意义。

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它讲述了一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三角恋，展现了种种不可思议的爱情和爱情的不可思议。小说穷尽世间爱情，洞穿爱情真相，充满了对生活的思考。马尔克斯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小说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爱的故事。他们在二十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八十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作品的情节主要在一个女人费尔米纳和两个男人阿里萨（她的初恋情人）和乌尔比诺（她的丈夫）之间展开。在五十年时间跨度中，马尔克斯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幸福的爱情，贫穷的爱情，高尚的爱情，庸俗的爱情，粗暴的爱情，柏拉图式的爱情，放荡的爱情，羞怯的爱情……甚至，“连霍乱本身也是一种爱情病”。透过这些爱

情，小说表现的是哥伦比亚的历史，是哥伦比亚人自己破坏哥伦比亚的历史。

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葡萄牙著名作家、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是一部描写人们在失明之后所表现出的种种恶行的长篇小说。凭借丰富的想象力，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中虚构出了一个盲人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及其文明的主要特征毁灭殆尽，人性之恶得到充分暴露。小说以假还真，所展现的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体现了作家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萨拉马戈将人类一些最古老的命题放置在一个不可能的背景下进行讨论，有一天，失明可以传染了怎么办？世界正不断陷入这种失明和它带来的恐慌中，怎么办？人类会发疯吗？文明会失去吗？看似新奇的设定，在小说中却无比真实地构建了那种沦陷的世界。一开始，是一个人，接着，以指数的速度增长。公交车司机突然失明而导致事故，还有飞机、火车，这仅仅是一个细节。做不到消灭病毒。可是如何与病毒共处？大师留给人类的思索，是拯救人类的钥匙吗？

作家们深入人类灵魂的笔触，写出了瘟疫的祸害和人类的抗争。他们也其实是人类睿智的代表。细察其良苦用心，不难发现，所有的灾难，其实也都有人类自己制造的份子在其中。反观今日之难，哪一件我们能辞其咎？哪一件天灾离开了人祸？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多么希望我们远离人祸，远离天灾，远离瘟疫，走向真实的富裕和文明。

除了诺奖作家及其作品之外，在欧美文学界，与瘟疫直接有关的作品还有：西尔瓦的《死屋》、阿莱格里亚的《饥饿的狗》、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等。东方文学以及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也都有反映人类和瘟疫相搏的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都想我们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居安思危，向死而生，人类之善念也。

阳光下的阴影：人的卑微与崇高

安武林

法国作家加缪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存在，他的每一本书都像尖锐刺耳的伐木声，困扰和刺激着我们的神经。他的《局外人》之中残酷的冷漠，他的《西西弗斯神话》之中的无奈和苍凉，他的《鼠疫》之中的隔绝与恐怖……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在47岁那年意外地遭遇了车祸。他的死亡的事实成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他试图用生命的终结向我们诉说这样一个沉痛的事实：威胁和阴影无处不在，卑微的人类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变得强大，才能和大自然的灾难性的、毁灭性的打击相抗衡。

加缪的《鼠疫》是一本让人过目不忘、不再想读第二遍的书，这在经典的文学名著中是罕见的典范。人类的卑微和脆弱如此不堪一击，它使我们业已形成的妄自尊大的关于人的高贵的观念受到了极大的质疑和挑战。帕斯卡说：人是大自然的一支芦苇，一支微不足道的芦苇。我们确实没有任何自豪和骄傲可言，大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双重伤害正威胁着人类的存在。这部寓言式的小说提供的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对我们人类昔日所遭受的灾难的精准的史诗般的忠实记录，是对我们当代人生存处境细腻的描述，是对我们这个种族未来深切的忧患和预言。如果不是此起彼伏的战争、流行的瘟疫、生态失衡所带来的恶果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如此清晰而又恐怖地发生的话，我们大可一笑置之，认为它不过是一种耸人听闻的笑话而已，很显然，历史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不再是人类伤口上开出的花朵。它的色泽和味道不足以引起我们的兴趣和警觉。

《鼠疫》是一部寓言式的作品，其中充满了象征的意味。加缪的本意并不是写鼠疫（也称黑死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但无可否认的是，鼠疫确实给我们带来过惨痛的教训。我们所知的事实是：世界上曾发生三次鼠疫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入欧洲，死亡近1亿人；第二次发生在14世纪，波及欧、亚两洲及非洲北海岸，死于鼠疫者约6500万人；第三次是18世纪，传播到32个国家。加缪虚构了地中海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恰好是历史上鼠疫的发生地，而他的小说写的又是一场鼠疫对这座城市的侵袭或者说是侵略的情景。实际上，作者影射的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加缪曾这样表述写作《鼠疫》的动机：“我想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所感到的窒息和我们所经历时的那种充满了威胁和流放的气氛。我也想就此将这种解释扩展至一般存在这一概念。”以此推论，作家的写作已经远远超过了对战争和瘟疫这类重大命题的关注，它的落脚点已经建立在对人类普遍生存处境的关注之上，因而具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

地中海的城市美丽的，但在突如其来的瘟疫的侵袭之下，整个城市处于一片昏乱之中。人们被隔绝了，被封锁了，外面的消息进不来，里面的消息又送不出去。药品、食物、水、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必需品都严重匮乏。在这座无序而又混乱的城市里，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死亡的数字不断增加，我们眼睁睁看着亲人的死亡却又无计可施，欲哭无泪。恐怖，麻木，疯狂，血腥，人们的日常生活——很微小的——都被放在显微镜下面而被放大了。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有那么几个人鲜明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一个是里厄医生，一个是新闻记者朗贝尔，一个是小职员格朗。这里没有英雄，没有救世主，有的只是平凡人们的本能反应。里厄医生出奇地冷静，日夜不停地救治病人。他的沉静给了人们以信心。小职员格朗在事业和爱情上都是个失败者，新闻记者朗贝尔是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一心只想逃出城去，远离这个是非之地而去和情人约会。但是，后来的一切都改变了。格朗成了英雄



并受到了人们的尊敬，朗贝尔也投身到了控制瘟疫的具体工作中。

每个人都在勤勉地工作，都在执着地努力。因了这些人物的齐心协力，瘟疫得以控制，阳光和欢乐重新回到了这个城市。

《鼠疫》使我们看到了人的无可比拟的卑微和脆弱，也使我们看到了人的崇高。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抵抗瘟疫、战胜人类的灾难。在现实中，我们曾经经历过很多很多人间的灾难，但我们又很容易遗忘和麻木。只有文学，只有加缪，才能给我们人类敲响这长鸣的警钟，所以，经典，永远需要我们重温。所以，《鼠疫》，既具有了历史的厚度，又有了哲学的深度。

瘟疫与文明之书小辑

东图

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疾病、瘟疫抗争的历史。每一次重大瘟疫的发生，都是对人类生命的一次戕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那么，什么是瘟疫？瘟疫的历史如何？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哪些瘟疫？瘟疫与文明的关系怎样？文学家笔下的瘟疫又是怎样一副面孔？在此，我们推介了二十种图书，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和思考瘟疫与文明。

《癌病房》

(苏)索尔仁尼琴著，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I516/126

本书是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一群癌症患者的不幸遭遇，审视现实，反思历史，剖析社会机体上的“毒瘤”，控诉了斯大林时期肃反运动和个人崇拜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这是一部呼唤人道主义的作品，表现了作家对不合理制度的不满。文章主要从作家的个人流放经历，东正教的影响和俄罗斯民族的人道主义传统三个着眼点入手，解析出作品中内含的人道主义精神。

《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美)贾德·戴蒙著，王道还、廖月娟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7年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C912.4/76

本书试图提供“最近13,000年来所有人的简短历史”。但本书并不只是描述过去历史的书，它试图解释为何欧亚文明最终可以存活下来并战胜其他文明，同时驳斥欧亚霸权是由欧亚知识分子或道德上的优越而来。



《瘟疫的故事》

(美)霍华德·马凯尔著，罗尘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6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R51/19

这是一部融人类学、文明史、医学思想、医学状况、医生人物、民间传说和人类灾难史为一体的通俗易懂的医学史著。它讲述的是瘟疫的历史和人类对抗瘟疫的精神史，全面回忆了自古希腊至当代人类面对过的各种瘟疫的特征和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医学的进步，病毒的威力和文明的演化之间的关系，为人类认识瘟疫的真面目提供了蓝图，为防治瘟疫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医生曾经“惹”瘟疫》

(美)舍温·B·纽兰德著，侯明君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6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I712.55/165

这是一部对医学史上关键转折点的可靠并有启示意义的记述。伊戈奈克·赛麦尔威斯因医生们在诊视病人之前一定要洗手这一现代的常识而被人怀念，然而在19世纪中叶的维也纳，这却被看成是一个邪说。随着产褥热爆发而出现的大量死亡，赛麦尔威斯发现是医生们在传播疾病。满腔热情但有着自我毁灭个性的赛麦尔威斯没能改变现状，将这一历史使命留给了以后的医学天才——帕斯特，李斯特和科奇，他们后来终于确立了疾病的细菌理论。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美)约翰·M·巴里著，钟扬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R51/19

作者多线索展开论述，纵横交错地记述了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流感故事，即1918—1919年横扫世界的那次大流感，以及20世纪科学与医学发展的历史。本书描写了科学、政治与疾病传播互动的过程，并述及传统医学演化至现代医学的重要里程碑，以及当年科学家、医学工作者等在巨大压力下所显示出的勇气或怯

儒，信仰，价值观等。这部著作不只是简单讲述这次事件，它同时也是一部权威性的有关科学、政治和文化的传奇。

《瘟疫与苦难：人类历史对流行性疾病的影响》

（美）布里特著，周娜等主译，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年1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R18-091/2

本书着眼于对历史上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大暴发的记述和探讨，旨在通过对历史的分析，让历史的经验“照进现实”，从而有助于预防疾病新的流行并将新出现疾病所产生的危害尽量降低。特别地，本书还增添了对恐怖主义蓄意传播疾病的讨论，并且详细地介绍了那些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们觊觎对象的疾病的相关知识。

《逼近的瘟疫》

（美）劳里·加勒特著，杨岐鸣、杨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6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D58/17

这是一部关于近年来世界重大流行性疾病和顽固性疾病在世界各地发生发展的纪实性文学作品，详细记述了人类在与诸如艾滋病、疟疾、结核病、SARS、禽流感等重大瘟疫的战争中的做法与对策，如实地记录了这些瘟疫疯狂漫延的现状并认真分析了相关的原因。

《瘟疫与人》

（美）威廉·H·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4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R51-091/15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错综复

杂。目前，诸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主要环境问题，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而不容回避的威胁。

《霍乱时期的爱情》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杨玲译，漓江出版社。2012年9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I775.45/15

本书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

《瘟疫：文明的代价》

桑林等著，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6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R51-091/1

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或传染病大流行随着人类的文明进程而来。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类本身，打击了他们的身体，打击了人们的心灵。可以这样说，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传染病的大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而且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

杨黎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I253.6/35

本书详尽地记录了抗击“非典”的艰难过程，写出了广大普通医务工作者勇敢迎战、悉心治疗、前仆后继的职业精神。作者

经过近一年的思考和研究，以独特的视角放眼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历史，追溯“非典”的根源，分析其发展趋势，指出人类与“非典”等未知病毒的斗争将是长期的。

《改变人类社会的二十种瘟疫》

魏健编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6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R51-091/6

本书所指的瘟疫是鼠疫、霍乱、天花、疟疾、流感、伤寒、梅毒、麻风、肺结核、爱滋病、小儿麻痹、血吸虫、猩红热、莱姆病、埃博拉、狂犬病、流行性出血热、登革热、炭疽、麻疹。本书回顾了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史，让我们能够从历史中汲取力量，从过往中看到智慧。

《非典型历史：人类与瘟疫抗争的故事》

常白、韩星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1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R51-49/1

本书讲述自古以来人类与瘟疫斗争的历史，包括神殿下的瘟疫，横扫亚欧大陆的黑死病，霍乱横行200年，1918年的“世纪大流感”等。

《瘟疫与文明》

欣正人编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R51-091/7

本书从人类文明进程的大视野出发，以瘟疫与文明互动为基本线索，结合历史上重大疫情事件，介绍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多方面影响，并配有200多幅图片，以期加深人们对疫病的认识 and 了解，有助于人们树立战胜疫病的信心。



《岭南瘟疫史》

赖文、李永宸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R254.3-09/1

本书是对瘟疫在岭南实际发生和流行情况（即“疫情”）以及某次瘟疫的发生、流行、危害、防治等有关之史实的回顾和研究。着重介绍1911年以前岭南瘟疫的时空分布以及相关的自然、社会背景情况，尤其是晚清时期霍乱、鼠疫传入岭南后，在岭南各地持续流行和爆发的情况以及各界应对新瘟疫袭击的举措。

《世界瘟疫史》

王旭东、孟庆龙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R51-091/10

本书依据世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重要疫病史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疫病的源起、流行或蔓延，人类社会的抗疫，疫病和抗疫给社会及历史进程带来的影响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勾勒、揭示和初步分析。

《白雪乌鸦》

迟子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8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I247.57/15328

一百年前，一场鼠疫在东北大地蔓延，共有六万多人因此失去生命；仅有两万多人人口的哈尔滨傅家甸，疫毙者竟达五千余人！迟子建用她沉静而饱满的叙述，带我们走进那座灾难笼罩下的城市。沉闷混沌的日子、迷惘诡异的氛围；所有深藏的爱怨情仇，在死亡的重压下活力萌发，枝缠叶绕，难解难分。

《灾难改变历史》

唐建光主编，金城出版社，2011年6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K105/55

本书由中国及世界，讲述了天灾、疫病、战争如何改变世界历史，而世界历史又是如何改变灾难的。

《麻：麻风病和拆迁，都是瘟疫》

李西闽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I247.56/1035

这是一部长篇恐怖小说，也是一个发生在当代的神秘传奇。2010年炎热的夏天，辞掉大都市高薪工作的英俊青年宋淼来到唐镇，寻找许多年前离家出走的爷爷——画师宋柯的遗骨。神秘的力量引导着他，使他发现了许多秘密：一部手稿记录了大饥荒年代唐镇所遭遇麻风病肆虐的炼狱生活，以及人性中善与恶的剧烈冲突。

《SARS 10年：“非典”亲历者的回忆》

万希润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4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I251/690

在“非典”十周年之际，由当年战斗在一线的40多位医护人员讲述难忘的2003年春天的真实经历，记录心底的记忆、记录这十年间医患关系的变化、记录十年来公共卫生学的重大改革。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全面反映当时的状况，阐述宏大叙事、英雄壮举之外的人性职业精神，为这段历史做了全景式的叙述与反思。



新书扫描

李正祥 张宽路

《返城年代》：梁晓声系列知青作品的挽歌

30年前，梁晓声凭借《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三部曲享誉文坛、影响全国，成为知青文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时隔30年，作家心中仍涌动着浓浓的知青情结，这就促使着他再度提笔创作了一部知青文学作品——《返城年代》。日前，这部书已由东方出版中心、北京时代华语图书公司联合出版，同名电视剧即将在央视、北京卫视等电视台隆重播出。梁晓声表示，《返城年代》并非一般人理解的怀旧之作，而是一部自觉承担文化责任的作品，也是对自己知青作品系列的一个挽歌和结局。

“返城年代”是指上世纪80年代。《返城年代》以现实题材为出发点，以知青们的返城生活为背景，借由几个哈尔滨知青的返城故事为背景，来展示知青一代的返城生活及命运，人生思考及心路历程。

凡事都要有一个看法

李瑞环同志常说：“凡事要有一个看法。”“看法是头脑改造过的认识、观点、主张。”“看法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不断地追求反映事物本质的看法，对于训练思维能力、提高理论水平、搞好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最近一部反映李瑞环同志思想和智慧的著作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四卷本的《看法与说法》。这是李瑞环同志自2005年以来出版的又一著作，以摘要的形式集录了作者1400多条极具代表性的“看法”和“说法”，全面反映李瑞环同志多年从事

领导工作的思想观点、工作方法和经验智慧，集中展现了作者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问题的看法和说法，也可以说是他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很强的可读性。

一个人的语文百科全书

108岁的智慧老人周有光，大学主修经济学，解放后长期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推进中国的语文文字的改革和语文现代化进程。退休后又开始对社会科学的探索研究，提出了许多卓越见解。周老一生笔耕不辍，百岁之后仍不断有新作问世，前后出版各类著作三十余部。为了集中展现周老的学术成就，中央编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周有光文集》一书。全书十五卷，七百余万字，收录了迄今已公开发表的学术专著、随笔杂文等作品。这是108岁学人周有光先生作品全貌的首次集中呈现，也是一套带有历史痕迹和现实关照的“一个人的语文百科全书”。

两代人共读的成长书

人生没有整齐的起点，更没有相同的终点，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只有发现孩子兴趣、才能，了解孩子性格的父母，才懂得营造自由平等尊重的生活方式，也才能获得孩子成长过程的快乐分享。从小生命开始孕育到女儿大学毕业，顺利步入社会，既是作家又是母亲的池莉，通过新作《立》表达着对女儿独特的爱：“《立》是全过程，是我送给女儿的成年礼，也算一把含笑的辛酸泪。”目前，该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通过《立》，我们看到，母亲在培养女儿，其实女儿也在成就母亲，爱本身就教育。母女两人共同抵抗了沉重的应试教育，最终赢得了大众意义上的成功。池莉通过自身的经历提出了对教育，对生活的独特思考。这是一本值得两代人共同阅读的成长书。



四十年之后对纳粹种族灭绝意义的阴郁思索

普里莫·莱维是意大利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一位化学家，还是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这为他的写作打下了重要基础。《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他最后的作品，是关于犹太人、德国人、大屠杀及其它相关主题的著作，以生命完成了对纳粹暴行的见证，是在四十年之后对纳粹种族灭绝意义的阴郁思索。本书完成于1987年，最近由上海三联书店引进出版。

他的叙事是复杂、敏感、沉静的。它通常比其他人的回忆录“更冷静”——这就是为什么当它突然带着抑制愤怒的能量而迸发热情与闪光时，比所有的回忆录都有力的原因。

我的身体还一直是我的身体吗？

人的身体和对待身体的态度不是永恒的。身体随着年龄而变化，受物质条件和文化的制约，而不同的时代对身体则表现出不同的关注。最近，一部皇皇三大卷的关于身体的著作——《身体的历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宗教、艺术、医学、性、卫生、屠杀和暴力、体育、表演等各个角度论述了身体的文化史，全方位地展示了西方社会的变化对人类对身体的自我认知的影响，时间跨度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20世纪。

在20世纪，投射在身体上的目光的转变是前所未有的，人体从未如此深入地被医学视觉技术洞察，私密的两性身体从未经历如此多的曝光，以身体为对象的表演也从未如此接近由当代绘画、摄影和电影给身体的形象所带来的巨大颠覆。“我的身体还一直是我的身体吗？”身体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个人想要获得灵魂的自由，必先摆脱和超越味觉的囚禁

2012年，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及其随后出版发行的同名图书，曾一度十分火热，掀起一阵阵饮食文化研究的狂潮。当人们还在津津乐道《舌尖上的中国》的时候，一本《舌尖下的中

国》的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批判中国饮食文化，揭示那些我们吃下去的毒。

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饕餮民族的前世今生”，作者经由嚣张而幽微的食文化，来梳理和探究母文化中的病灶，为国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救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作者的追溯、论证及结论颇具警示意味：口腔文化对味觉的片面追逐，导致了国人的饥民人格、现世感和身体化生存，并形成和他人、环境、信仰以及自我的紧张关系。作者锥心泣血地呐喊，一个人要想获得灵魂的自由，首先必须摆脱和超越口腔的囚禁。必须将“民以食为天”予以颠覆，回归到“食以民为天”，中国人才能走出“身体化生存”的精神囚笼，回归为健全的人。

一本书读懂台湾的历史与现实

许倬云先生不仅以其深厚的学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近二十年来他还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力图将历史的现实意义呈现给大众。最近，他又有历史新作问世，这就是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许倬云说历史：台湾四百年》一书。

对于台湾历史的演变，我们应该如何抱以同情之理解？台湾的民主转型，能给我们哪些启示？两岸关系，在未来将往何处发展？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很关注的问题。在书中，许倬云先生以恢宏的史家视野与饱含情感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四百年台湾历史的起落兴衰：从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开始，台湾经历了荷兰殖民、郑氏集团、清政府、日本殖民和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始终未曾摆脱本土、大陆和世界三层因素的纠缠。作者通过梳理台湾的历史变迁，总结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政治经济发展的得失，表达了一代学人对海峡两岸未来的忧思与期盼。

无论生活在表层还是里层，都是真实的一种发射

崔卫平，著名人文学者，评论家，她的每一篇评论都笔力深厚、思想深邃，难读，却又诱人去读。最近，她又一本著作问世

了，这就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生活在真实中》。该书由20篇文章构成，涉及诗歌评论、文学评论、文化评论和思想评论等方面。在这些文章中，作者以尖锐深邃的视角，评价了包括海子、食指、陆忆敏、王小波在内的中国作家、诗人和他们的创作；也对米沃什、波伏娃、伍尔夫、赫伯特、托马斯·曼等外国诗人、作家的生平以及创作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总结；书中很多篇目尤其就汉娜·阿伦特和哈维尔的思想展开了全面讨论，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陈列了很多可兹借鉴的宝贵经验。

波伏娃、伍尔夫、托马斯·曼、哈维尔、米沃什、海子、王小波……这些名字早已不陌生，关乎他们的生平也早被各路大神分刮的肌理分明。但有一点，这些人都是思想巨人，文明进步轴心力，却少有人深入他们的灵魂深处，探索其伟大思想诞生的土壤，从生活的真实轨迹去更贴近、更理解他们——崔卫平在本书中进行了尝试。

一部解读香港的最好作品

陈冠中，获得2013香港书展年度作家，长期游居香港、台北、北京三个城市。最近，他出版了一部全面思考香港的书，这就是《我这一代香港人》。

作者以一个港人的角度，为读者解读了“港人港事”和世界其他一些城市，比如香港的社会文化史，香港回归十周年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等等，并聚焦于世界一些其他城市的观念，比如美国的城市等等。

陈冠中先生对香港“来自何处，往何处去”的反思和想象，在宏大繁杂的命题下，从小处和居民的福祉着眼潜藏着对香港隐忍的爱，他呼吁对香港人接受和珍惜现有历史、建筑、文化积累和社区，告诉人们这个混杂的拥挤的半唐番的城市的魅力所在，为之分析规划未来之路的理性思考。书中，他对香港婴儿潮一代人的反省、体察与建议，针针见血，矛头直指自以为见多识广的香港人实际只是夜郎自大，香港所谓成功之道种出了现时深层矛盾的苦

果。作者对于香港的深刻描述，使得该《我这一代香港人》被认为是有史以来解读香港最好的一部作品。

一幅绝不苟且、坚守情怀的精英群像

叶兆言是著名作家，也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出某种旧文人的气息。在创作之余，对文人掌故十分热衷，并于2013年5月重新结集出版了《陈年旧事》一书。

《陈年旧事》以简洁、朴实的笔法，勾勒了40余位中国近现代著名的人物形象。作者如数家珍般讲述了诸如胡适、林语堂、蔡元培、徐志摩、马寅初、吴梅、竺可桢等大师的老掌故老段子，将陈年旧事娓娓道来，道出一代名士不为人知的真情怀，读来别有一番味道。作者视野开阔，既问历史魂归何处，又涉现实关怀，其笔下人物令人神往，文字背后尽阅大师风范与时代沧桑。

鲜为人知的老掌故，随手拈来，作者不经意间就勾勒出一幅绝不苟且、坚守情怀的精英群像。

过安宁的生活 拥有更美好的生命

一个人若喜欢沉思，有《沉思录》为伍；若渴望安宁，有什么书可以用来相伴？最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生命安宁》一书，也许可以为我们一用。这是古代斯多葛哲学家写给21世纪人们的生活指南。古罗马斯多葛哲学家的思想和行为核心正是生命安宁，两千年来，世界改变了许多，但人类心灵却变化甚少，因此斯多葛哲学家们的实践技巧和生活忠告对现代生活有着高度的适用性和神奇的指导性。

人生最大的焦虑之一就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在人生的终点我们都有可能发现自己虚耗了生命。而在本书中，威廉·欧文教授运用斯多葛主义深邃的心理探索与有效的实践技巧，为我们描绘新生命的路线图。《生命安宁》还能教会读者如何成为自己生命的观察者与哲人，在生命的历程中注意观察并基于观察反思自己，我们就能更好地找到焦虑的源头，真正创造快乐的生命。

大朗有个“朗读会”

梁丹婷 王甜

“多一个人读书，特别是静下心来读书，社会就多一份宁静，多一份和谐，多一份文明！”在东莞大朗，有一群人以此为宗旨，以书会友，成立了“朗读会”，举办具有“朗读”特色的书友交流活动，践行着“让读书成为习惯”的信念。

共爱经典，同聚朗读

网络化时代，阅读呈现快餐化、图像化的趋势，再加上东莞流动人口较多，有充足时间，有安静心态去读经典名著的人越来越难找。面对这种情况，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试图通过某种方式组织、聚集一群家住大朗或是在大朗工作的读书爱好者。2011年，《朗读》创刊，这是一本文史艺术类文摘的双月刊，创刊者王检养先生曾提到，现在这种时势，定期出文史、艺术类的文摘，实在有些不合时宜……但正因为读书被人们逐渐遗忘了，而这又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我们才有责任把它找回来，回到人们的习惯里来。大朗图书馆人肩负着这样一份使命，苦心奔走，推广阅读。

高山流水有知音，对经典著作的共同爱好，让一群读书人渐渐聚拢起来。2012年，大朗图书馆争取到领导支持，在读书节的启动仪式上正式宣布“朗读会”成立，并举办了首期读书沙龙。朗读会是读书爱好者自愿加入的组织，成立的宗旨就是为了促进《朗读》阅读与读书交流，倡导纸质阅读回归，培养和宣扬良好阅读习惯，目前已聚集了56位珍爱《朗读》、渴望静心读书的固定会员。朗读会会员可免费获得每期《朗读》，优先获取朗读会及大朗图书馆服务信息，并可与会员分享读书成果。

开展活动，共赏诗书

朗读会每季度举办一次活动，采取网络讨论与定期会面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读书分享。活动主要内容有：好书推荐、主题阅读、主题研讨、心得征集、报告会、专家讲座、读者沙龙、会员联谊、外出采风等，致力于自由、理性、趣味的阅读分享、讨论与交流。

2012年6月11日，朗读会举办了第一期读书沙龙活动。活动以“让读书成为习惯”为主题，几位嘉宾围绕《朗读》及读书问题进行了访谈式交流，并就读书风气、为何读书、不同年龄读什么书合适等问题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交流分享。

2012年，东莞首次承办中国图书馆年会，第二期的朗读会读书沙龙活动于会议期间的11月24日举行。这次活动与《大朗周刊》合作举办，除参观年会和了解我国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的现状外，全体会员还前往有着东莞田子坊、东莞鼓浪屿称号的万江下坝坊参观，品味那里的建筑艺术、特色餐饮。在美景中品尝美食，在美味中交流读书心得。

2013年4月17日，朗读会读书沙龙讲起了“我读书的那些事儿”，7位会员登台讲述读书故事，分享读书心得，传授读书时间安排技巧和读书方法。会员秦梅与大家分享了《fish》一书的阅读体会，将主人公那种快乐工作的理念与现场每一位听众共享；而黄启穆则推介经典著作《阿Q正传》：“一百个人读《哈姆雷特》，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然而，一百个人读《阿Q正传》，却只有一个‘精神胜利法’”。他的观点颇具新意，赢得阵阵喝彩。会上还为每位发言会员送上余秋雨先生的最新力作《何谓文化》。

每一次读书活动，都是一次思想的碰撞、心灵的交流，每一次心灵的交流也都成为了一次思想的旅行……

前路展望，书声朗朗

《朗读》原主编叶淑帆曾寄语：“假如《朗读》能成为读

者朋友们枕边、案边、身边的一个良朋益友，能成为书架上收藏的一抹书香，能为读者带来片刻的宁静和怡然，那么《朗读》便着实有她存在的价值。如果说我们做了一件不合时宜却有意义的事，那是因为人们内心依然对《朗读》中一些不合时宜的人和事有景仰、感喟，这种情愫，与生俱来。”如何唤醒更多这种情愫，让大朗的天空飘溢墨香，是朗读会继续前进的动力。

朗读会及其举办的读书活动，让每一位会员因阅读而快乐，并在阅读分享中收获智慧。会员秦小姐说：“每周一期的《好书推荐》，每月一篇的读书心得，每季度一次的读书沙龙等活动，让我在书香弥漫的氛围中，享受读书的温馨，分享读书的快乐。”会员王先生在收到莫言作品书目信息时，立即请我们代购了一整套莫言作品，并迫不及待地阅读，写出《读莫言〈檀香刑〉随想》一文与大家分享。

现代人忙碌于快节奏的生活，渐渐遗忘了读书，远离了经典阅读的现代人也日益浮躁。丢得越久，感情越淡，丢得越远，捡得越难，这是朗读会的最大挑战。目前，朗读会的运作主要依赖政府投入，如何提升影响力，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以及在不断壮大队伍的同时，如何办出大朗特色，这都是朗读会在今后发展中必须面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阅读是继阳光、空气和水之后的“第四元素”。温家宝总理说：“我非常希望提倡全民读书。我愿意看到人们在坐地铁的时候能够手里拿上一本书，因为我一直认为，知识不仅给人力量，还给人安全，给人幸福。多读书吧，这就是我的希望。”朗读会努力通过撒播阅读的种子，散发阅读的芬芳，吸引更多的人重新捧起书本，让读书成为习惯。“淡色素墨，浅唱低吟”，这是《朗读》的格调，“登高能赋，百家争鸣”，是我们对朗读会的期望。

向时间之矢复仇

——读辛波斯卡《万物沉默如谜》有感

李玮炜

读诗和读小说的区别是，前者没有提供期待的结局，整个文本都以开放的姿态接受读者的介入，考验读者的理解力；后者有相对连贯的情节，一般会在最后的章节提供“终结的意义”（The Sense of an Ending），小说在文本展开的过程中，既考验读者的理解力，也考验读者的记忆力。而诗人和小说家，他们之间的区别则未必泾渭分明。比如哈代，其身份则可能因《列王》和《德伯家的苔丝》等作品，肩负两种角色。但是，波兰诗人辛波斯卡一定会为自己的诗人身份而感到骄傲，尽管她在《诗歌朗读》中自嘲“读诗会”中滥竽充数的场景：“但丁的地狱如今是台前的座位。他的天堂也是。噢，缪斯。”

在所有对语言最不信任的文种中，诗歌当属最精炼的一种。许多诗人都有几本文集，上千首的作品。辛波斯卡是一位很珍视自己的语言的诗人，但她在诗歌中却毫不吝惜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因有限的篇幅，诗歌很难像小说那样承载得起细节的铺陈。但是，辛波斯卡的诗歌恰恰因为细节的在场具有了一股久违的清新，比如《俯视》中对甲虫尸体的描述，《恐怖分子，他在注视》的四分钟倒数里的白描，与《与石头交谈》里的絮语等等，都将辛波斯卡和后现代诗人区别开来。

我年少时也爱写诗，但是从来都因被人唤作“那个称号”而感到不安，在那种语境下，那个头衔更多的是嘲讽，而非称许。在我看来，像我这种因为热爱文学而喜欢诗歌的人，在诗歌的立场上，从来都不是坚定的。因为文学的范畴太广，我步入专业学习之后，发现古典戏剧对我的吸引远远超越了年少时候的诗歌。诗歌的跳行和精简容易隐藏思想，与戏剧、小说相比，诗歌更容易向时间撒谎，更容易用隐晦的语词来掩饰危险的情感——而阅读他人的诗歌，同样需要功夫去破译文字背后迷离的思绪。因此，诗歌——不管是阅



读，还是写作，其实都只是个人旨趣之一种，除此之外，还有饮食与行走。既然我从来都没有行走在诗歌的路上，自然那个称呼就显得过于沉重和异样。但是那些真正的诗人呢？比如Joseph Brodsky、Wordsworth、W.B.Yeats、Pamla Valery、Rainer Maria Rilke，以及我最喜欢的Emily Dickinson，他们则可能会将诗歌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哲学对于康德那样：他每天循此往返的那条小路，便是他的哲学之路，是时间和生活。

时间总是敌视伟大的作家，尽管时间剥夺了作家的生命，但是后者却掌握了复仇的武器，在虚无的烟雾里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你看哈姆雷特的问题，还在拷问着今天世人；盲眼诗人荷马还在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特洛伊屠城的惨烈。辛波斯卡说：The joy of writing. The power of preserving. Revenge of a mortal hand.（写作的喜悦，保存的力量，人类之手的复仇——《写作的喜悦》）。50年前，38岁的辛波斯卡在《墓志铭》中调侃了自己的身后事：“路人啊，拿出你提包里的计算器，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运。”我在想，此时年龄正盛的辛波斯卡是否也在计算自己可以活到多久呢？去年2月，辛波斯卡因患肺癌在波兰克拉科夫辞世。38岁的她，一定不会预料到自己在89岁那年死于肺癌，但是诗歌成为了她人生最佳的注脚。

《植物的沉默》是《万物沉默如谜》这本诗集的最后一首，也是这本译集取名的出处。这首温情脉脉的诗歌，可以视作辛波斯卡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

A conversation with you is necessary and impossible,
urgent in a hurried life
and postponed for never

（和你们的交谈虽必要却不可能如此急切，在我仓卒的人生，却永远被搁置。）

辛波斯卡热爱这个世界，同时她也并不惧怕死亡——那不过是躺在掩盖过因果的草堆下，望着云朵发愣的一种姿态。辛波斯卡从不亏欠这个她爱的世界，她的遗憾，也许是她爱的不够多。（本文作者系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你的故事里有我熟悉的身影

戴良红

读《这些人，那些事》，渐渐地，跟着吴念真先生的淡淡描述在放慢脚步。仿佛电影里的抽象画面一般，我站在那里，而故事里那些人们，似乎在我的身边来回穿行，恍惚还是我熟悉的身影，一一观来，潦倒、可爱、敬畏、亲近等等模样，真实得可以触摸。

作者说：阅读最大的乐趣无非是与自己的生命经验相互交换印证。说的很是，我和作者有少许相似的经历：在乡野长大，都是矿工的孩子，有过手足的别离，有过小段的艰辛。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不经意地把自己的些些小事拿出来比对，有欢喜，有忧伤。

《这些人，那些事》共有39个小故事，有些故事几乎可以对号入座。

比方说《只想和你接近》里，作者描述了自己与威严父亲之间的微妙感情。他终生怀想父亲那个半分钟不到的带着少少柠檬香味的拥抱，清楚地描述了与父亲唯一一次亲密相处的点滴。这似乎也写下了如我这一类人与父亲之间的状态：彼此诉说不清的渴望和距离，心在一块，人，却远远的站着。

比方说在《小小起义》里，一帮小伙伴为了证明同伴不是猪，破天荒地一致行动与老师无声地对抗。这让我也想起了小时候的某天，一群很野蛮的“官”家人来一个伙伴家搬家具、赶猪圈，他们一家嚎啕大哭、场面混乱，我们这帮孩子顿时义愤填膺，围拢起来冲那帮人扔石子。

书中深深震动我的还有那些似乎要被生活蹂躏到死却又活过来的女人们。作者说，男性和女性面对困境的差异是：男性想到的似乎是如何打破困境，女性则想着如何带引大家度过困境。这句话是作者在整本书里对女性最高的评价。

《母难月》里那个在儿子结婚前一天，虔诚跪拜和歌唱以谢天



恩的苦难母亲；《秘密》里面那个曾经千人糟践的女人，当那个唯一肯娶她疼她的男人死后，为了孩子，她想尽办法苟活于世；《重逢》里面那个被婚姻伤害过又重拾幸福的女人，美丽、知性、而又温和；回味着《美满》里的美满，善良、宽容、丰满、泼辣，在动乱的年代，保全了许多人的生命和幸福。回味着《八点档》里的那个被糟蹋、又被所有人遗弃的未婚妈妈，为了孩子，她忍辱负重、历尽艰苦养活了儿子。巧合的是，他儿子手术救活的那位高官正是那个该遭千刀的男人，最后这个女人哭噎着说：“我前辈子一定欠某某很多……让他侮辱我没关系……还要这么辛苦地替他养儿子……来……来救他的狗命……”。

作者笔下还有这样一个日本阿嬷，她打捞从上游市场流下来的菜叶，回家的路上，在腰间绑上一根绳子，绳子上拖着一块磁铁，一路走，一些铁钉铁片往磁铁集中。到家的阿嬷一面笑逐颜开地从磁铁上取下一堆破铜废铁，一面得意地对孙子说：“晚上我们有野菜吃，是河滨免费超市送来的哦！”再艰苦，也要让老天笑出声音来——阿嬷真的做到了。

这些蝼蚁般的顺势顺命的女性，像黑夜中满天碎星，闪亮而又温暖。苦难过着过着，倒变成了寻常的日子。

相比之下，作者笔下有些男性却令人感叹唏嘘。《遗书》里的弟弟始终没有放下与哥哥的比较，却放下了对妻儿的责任，深陷赌博不能自拔，最终自杀。《情书》里面的那个将情书一式两份的伪君子。《告别式》里面那个打着友谊的幌子、逢场作戏的伪兄弟。《门外青山》里的那个右肢突然伤残、失去工作、失去爱情选择上吊自杀的19岁男孩。

当阅读《这些年，那些事》到第三遍，又会发现更多让你回味的角色，当把整本书刨去爱情、刨去友情、刨去亲情等等，其实还有一部分故事，似乎找不到写这些文章的意义，比方说《琵琶鼠》、《茄子》、《跑片》等等。但这些人却曾经出现在作者的记忆里，不明白却挥之不去，我猜想也许正是那些贱到如草蚁一般的人，他们使劲爬着爬着，却轻轻挠到了作者那颗善良和悲天悯人的心。（本文作者系东莞市“东华医院书友会”成员。）

从历史的纵深把握实践美学

——读李泽厚《美的历程》

吴勇

李泽厚，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一生著作丰硕，其中《美的历程》为影响最大、受众最广的经典著作，1981年初版，其后多次再版，深受读者喜爱。

我清楚记得初读《美的历程》时的感受，那直达主旨的艺术敏锐让人激动不已。它让你觉得你可能拥有了一个可以和历史隔空对话的秘钥，藉此你可能窥见已被重重风云遮掩的华夏文明的前世今生……

易中天2005年底在《盘点李泽厚》一文中说：“虽然已事隔二十年，我仍然记得读李泽厚时的那份心情。它不但跨越五千年历史，贯通多种艺术门类，而且兼具历史意识、哲理深度、艺术敏感，还颇有美文气质。《美的历程》是可以当作艺术品来看待的……”我以为这段话是对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最高度最精髓的概括。

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以时间为脉络，史论结合为形式，梳理了数千年我们的华夏文明历程。从远古时期的龙飞凤舞到明清时期的文艺思潮，从宏观鸟瞰的角度对中国数千年的艺术、文学做了概括描述和美学把握。

对于我来说，由于哲史知识的缺乏，对历史文化背景的模糊，阅读这本书会有一些困难，这可能也是很多非哲学类专业读者的一个问题。而让我们喜欢这本书，很大一个因素可能就是李泽厚先生的叙述与文字表达的诗意与隽永。比如李泽厚先生形容远古时期的巫术礼仪“虔诚而蛮野、热烈而谨严”；讲青铜艺术“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反而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讲元画的笔墨趣味“线的飞沉涩放，墨的枯湿浓淡，点的稠稀纵横，皴的披麻斧劈”……他的文字有博识广纳之后喷薄泻流的酣畅与激情，其寓意之深，让人目不暇接；它让你的思维总是跟不上眼



力，忍不住要放慢脚步，反复品味、反复思量，总有言尽意未穷之感……

如果说李泽厚先生的文字让你留连，那么其渊默语境背后的激扬才思、深刻洞见会更让你着迷。在长短交错的字句中，展露的艺术敏锐与思想劲力，给人一种力透纸背的犀利与美感。李泽厚先生说“诗境厚重、词境尖锐、曲境畅达”；“战国秦汉的艺术，表现的是人对世界的铺陈和征服；魏晋六朝的艺术，突出的是人的风神和思辨；盛唐是人的意气和功业；中晚唐呈现的是人的心境和意绪”；晚唐五代的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他对美的品鉴独树一帜，让人豁然开朗；从具象到意识，所涉时间与艺术门类之广，可谓是“揽千年于咫尺，聚万趣于笔下”。

在《美的历程》里，李泽厚先生走出了美与美感的日常经验领域，把美的发生与人类的历史实践联系起来，对美的终极根源进行追索，阐释了中国数千年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现象的变迁，多发前人之所未发。他不仅告诉我们什么是美的（审美对象），它美在哪里（审美素质），更进一步地是揭示了这些美是从何而来，美从根源上是如何产生的（美的本质、美的根源），美从根本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对美学的哲学把握使其美学思想拥有了历史的纵深度与可信度。

《美的历程》本身就是一座丰厚的博物馆，是一尊凝固的艺术品；它文雅、叙信、意达，如梵高笔下华茂的向日葵般浓烈、灿烂！

我们诚然不能忘记过去，但我们更应改变现在创造未来。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俱往矣，美的历程是指向未来的！（本文作者系东莞市“东华医院书友会”成员）